摇·夏商周文明研究·五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宋镇豪摇肖先进摇主编

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摇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组委会名单

（□□□□年 □月 □□~ □□日）

主办单位：
四川省广汉市政府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协办单位：
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发起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博物馆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四川省历史学会
成都古都学会
四川中华文化学会
巴蜀书社
德阳市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目摇摇录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田昌五 摇 1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 吴富嘉 摇 3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梁旭仲 摇 5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 田昌五 摇 7

三星堆文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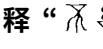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发现始末及其重大意义 …… 肖先进 摇 9
三星堆——中华文明多元论又一佐证 …… 李绍连 摇 15
关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几个问题 …… 李明斌 摇 20
略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及相关问题 …… 宋治民 摇 30
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 …… 陈显丹摇刘家胜 摇 36
宝墩文化 …… 张摇擎 摇 42
“三星堆文明与巴蜀文化”三题 …… 谭继和 摇 48
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和巴族 …… 〔日〕 成家彻郎 摇 54
三星堆宗教内涵试探 …… 李复华摇王家祐 摇 59
古蜀王国的巫——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与跪坐人像研究 …… 张肖马 摇 67
中国商周时期青铜人像造型艺术研究 …… 范小平 摇 73
眼形器、纵目面具与太阳神崇拜 …… 刘章泽 摇 79
灵魂的激扬——试论三星堆眼形器的内涵 …… 朱亚蓉 摇 84
三星堆神树及其演变与发展 …… 赵摇明 摇 90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 …… 赵殿增 摇 96
试论古蜀人的神性思维与“中央意识” …… 吴维羲 摇 102
一夫娶二女婚俗起自蜀山 …… 王家祐 摇 108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地与中原的关系 …… 郑摇光 摇 111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几个问题 …… 方燕明 摇 115
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 …… 赵殿增 摇 120
蜀与夏商的交往 …… 张永山 摇 126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 …… 曹摇玮摇秦小丽 摇 132
三星堆遗址与殷商文明 …… 秦文生 摇 138
吴城与三星堆 …… 李摇昆摇黄水根 摇 144
地方型瓿的发达与三星堆出土的早期青铜器 …… 〔日〕 难波纯子 摇 150

三星堆服饰文化探讨 …… 黄剑华 辑录
殷墟玉石人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 …… 朱彦民 辑录

三代考古与甲骨文殷商文化研究

殷商王都考古研究四题 …… 杨育彬摇孙广清 辑录
殷墟出土不知名器用途考 …… 王宇信 辑录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 …… 〔美〕江伊莉 辑录
“⿱宀帚孳方鼎”铭文及相关问题 …… 常玉芝 辑录
马簋与马方的研究 …… 陶正刚 辑录
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 段摇渝 辑录
试论东夷文化与商代文明的关系和影响——兼论东西部文明的比较 …… 吕伟达 辑录
大辛庄遗址甲骨特征及其与台西、殷墟甲骨的比较研究 …… 徐摇基摇刘嘉玉 辑录
探寻商代古麇国 …… 齐文心 辑录
再说甲骨文的“衍”和“衍方”——附说首人及其地望 …… 彭邦炯 辑录
“汤始居亳”再探讨 …… 罗摇琨 辑录
甲骨文诸“牧”考 …… 林摇欢 辑录
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 …… 宋镇豪 辑录
卜辞燎祭的演变 …… 焦智勤 辑录
论夏商时代的离宫别馆 …… 张国硕 辑录
释“[illegible]” …… 党相魁 辑录
卜辞祖妣数目之上读 …… 郑慧生 辑录
甲骨刻辞诸妇考 …… 徐义华 辑录
甲骨文中的“多子”、“多子族”、“王族” …… 韩江苏 辑录
商周日界考辨——兼论牧野大战的时间 …… 王摇晖 辑录
商周灭亡原因辨析 …… 徐良高 辑录
试论甲骨学论著目的编排方法 …… 孙亚冰 辑录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苑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大会秘书组 辑录



附 辑录

一摇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 辑录
二摇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大事记 …… 辑录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田昌五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经过两年多认真筹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举世瞩目的“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筹备就绪。*多位来自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著名专家学者，聚首广汉，将在今后的三天里，就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明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发表高见。这是对三星堆遗址发现 *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和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最大推动，必将在殷商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多年前，三星堆遗址一次偶然的发现，使这个普通的村落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在 *世纪 *~*年代，随着对广汉月亮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简报的发表，在学术界初步展开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而在 *~*年代，四川省考古学界前辈冯汉骥、王家祐、童恩正等教授以月亮湾出土的玉石器为线索，锲而不舍，上穷碧落，认真调查研究，高屋建瓴而科学地论证了三星堆遗址为“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内涵和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自 *年代起，四川考古学者开始了对三星堆遗址历时 *~*年的发掘研究工作。*年一、二号祭祀坑的重大发现，把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阶段。而我们这次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就是三星堆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次继往开来的世纪盛会。百余名海内外学者聚集一堂，将充分回顾七十年来三星堆文化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将集思广益，为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出谋献策。可以断言，这次盛会将吸引更多的学者学习三星堆文化，研究三星堆文化，把三星堆文化和殷商文明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一、二号祭祀坑，犹如一座琳瑯满目的地下博物馆，为我们展现了绚丽多彩的古蜀文明，引起了国内外各界（需知，已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关三星堆文化的各种专题展览，在欧洲各国，在美国等地，以及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和香港特区，引起了轰动。参观者无不为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所倾倒，并留连忘返。而一件件精湛艺术精品所含蕴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使参观者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四川的考古学者为弘扬华夏文明做出了贡献，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致敬！

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持续不衰的热潮中，四川省的专家学者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研究力量。近年来，他们推出了《三星堆祭祀坑》、《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报告、简报、图录和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从而解决了不少重大学术问题。诸如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断代，关于一、二号祭祀坑的性质，关于三星堆青铜人像、金杖、金面罩的性质和文化来源，关于三星堆文化与古代蜀国，关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等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问题尚有不同看法，但标志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对四川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诚如学者们所深刻指出的，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后，就是开放型的。而我们今天的三星堆文化研究事业，也是开放型的。四川的专家学者，及时公布了他们的考古报告、简报等，把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给海内外学术界。科学无国界。不少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瑞士、韩国的学者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会议有如此众多的外国学者出席，就充分显示了研究的开放型。不仅如此，这次会议不仅有四川本省的知名专家，还有来自北京的专家，也有来自特区香港和祖国宝岛台湾的学者。有来自东海之滨的专家，也有来自大西北的学者。往事越千年，而当我们穿过时空隧道，回到 [illegible] 多年前古蜀国时期的神州世界，就可以看到，我们中既有来自当时商朝的都城——大邑商，今天安阳殷墟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当时的南土方国——江西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青铜王国，今天江西省的考古专家；还有与古蜀国联系密切的商王朝西土——今天陕西城固、洋县的考古专家。正是由于三星堆文化是开放型的，才形成了她震惊世界的魅力和辉煌！也正是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开放型，才取得了今天的丰硕成果和研究的长盛不衰！

我们感谢不远万里来的海外朋友们，各位不顾疲劳和溽暑，马上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术研讨之中！

我们还感谢来自特区香港和祖国宝岛台湾的专家们，你们对华夏文明的孜孜追求和精深的研究令我们非常敬佩！

我们还感谢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专家学者们，对各位长途跋涉中遇到的种种不便和困难表示诚挚的慰问！在 [illegible] 月底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众多的情况下，各位海内外专家能出席这次世纪盛会，是为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学术而来，是为友谊而来，是对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各协办单位的最大支持！我代表大会组委会再一次向各位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感谢！

我们还感谢四川省、广汉市的有关领导，是各位远见卓识；为三星堆文化研究的繁荣和中华文化的再度复兴，支持了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我们相信，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努力，一定会使会议圆满成功，推出一批展示三星堆文化及殷商文明研究最新成果的论作，让中国和世界进一步认识四川三星堆，让四川三星堆走向中国和世界！天府之国是真正向全国和世界开放的！祝各位领导和专家身体健康！

祝各位专家会期生活愉快，学术交流成功！

现在我宣布：大会开幕。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广汉市人民政府市长摇吴富嘉

各位领导、各们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世纪之交，千年轮回。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又一重要时刻，我们欣逢“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汉隆重召开。在此，我代表中共广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 万人民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贵客佳宾以及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问候！

广汉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地势平坦、气候温和、肥田沃土、物阜民丰、文化古老、人文彪炳，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幅员面积 平方公里，辖 乡 镇，总人口 万，1988年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境内三星堆遗址为殷商时期古蜀都邑，是我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广汉市是全国改革最早的发源地之一，1979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1988年后，先后被四川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确定为全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县级综合经济改革试点市、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改革促进了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推动了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1998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财政收入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城区面积由改革前的 平方公里扩大到 平方公里，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连续 年跻身于全省县级经济“十强”，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都曾亲临广汉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距今 年至 年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是人类最伟大的遗址之一。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无数让人置疑难解的谜团。它的发现，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文化唤醒，使一个消失的古文明再现，确凿而有力地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使我们寻找到了古蜀的源头和中心；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杰出代表又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三星堆文物作为集群展现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三星堆研究的价值是重大的，影响是广泛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所释放出的古蜀文明的磁场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广汉为有祖先留下的三星堆这笔宝贵文化遗产而感到荣幸！感到骄傲和自豪！

为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周年，进一步弘扬古蜀的历史和文化，全面推动三星堆考古及殷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中国殷商学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四川中华文化学会、四川省历史学会、成都古都学会、巴蜀书社等 家单位联合发起，由此而召开了这次规格甚高、规模甚大、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跨世纪的国际学术盛会。我们相信，在大会组委会的精心组织安排

下，在全体与会代表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这次学术研讨会一定会开得圆满、开得成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借此机会，我真诚地欢迎各位在广汉期间随处观光、游览考察、行止佳胜！我衷心地恭祝各位在会期间生活愉快、身心均健、万事遂意！

谢谢大家！

二〇一九年 九月 二〇日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摇梁旭仲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广汉市政府、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今天，迎来了“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的隆重开幕，这是文博界的一大盛事。我谨代表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出席研讨会的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欢迎。

在距今 70年前的 1929年，一个农民从广汉月亮湾挖出了一大批玉石器，从而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高度关注，于是有了 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的首次考古试掘、194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考古调查、1952年四川大学的正式发掘以及 1980年至今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全面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特别是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使得三星堆遗址名扬天下。

三星堆遗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四川初步建立起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年代序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早期蜀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方式与途径，重新估价夏商文明在世界上古文明中所占的地位。今天，我们常说的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古老和辉煌，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三星堆的发现就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坚实且重要的佐证。有学者说三星堆的发现可以和发现古埃及、巴比伦等古文明相提并论，许多来三星堆考察过的学者都认为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随着三星堆遗址文物的陆续发表和三星堆博物馆的建成，大型考古专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一书正式出版以及三星堆文物在世界各地不断巡回展出，了解和关心三星堆的人们愈来愈多，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中还有许多学术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还有更多的科学之谜需要我们来回答，我们衷心希望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能够促使古蜀文明和殷商文明的研究工作更深入的开展和全面的推进。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们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真正说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自 80年代中期以来，还连年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即使如此，与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些先进省市相比，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从今年起，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处于西部的四川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规划，我们的经济、文化都将会有跨越式的发展，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的科学规划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我们既希望听到你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高见，也希望听到你们介绍国内外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上的一些成功经验，更真诚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与我们携手

并肩，共同研究、保护和开发四川珍贵的文物资源。

这次研讨会的代表中，既有许多来自海峡两岸的资深专家和青年俊才，也有许多来自日本、欧洲、美洲的学者、教授，据我们所知，如此多的海外学者莅临学术研讨会，在我们四川是空前，是一次真正的学术盛会，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对四川文物的厚爱。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年□月□□日

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田昌五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经过三天大会发言和小会研讨、专场幻灯录像演示和遗址踏访考察，我们这次会议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性成果并提出了不少新问题，特别是在三星堆文化研究、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殷商考古和甲骨学研究等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关于此，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李民教授已在会议学术总结中作了全面、准确的评价。我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专家们创造性的劳动，把殷商文明和三星堆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特别是商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这一较薄弱的环节通过这次会议有了极大的改观和加强。还是在 [illegible] 年，学会与江西博物馆召开了“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目的在于把更多学者的目光引向南方江西新干“青铜器王国”。而本次会议则为的是把殷商文化界的目光引向西南的三星堆“神的王国”。灿烂的殷商文明，是中原殷商文明与周边方国互相影响，交流和融合，从而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奇葩。我们这次会议，将以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科学无国界，学术无止境。虽然通过这次会议使三星堆文化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前进，但也毋庸讳言，三星堆文化宝库中的不少奥秘尚需我们深入发掘和探索。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我们的研究，则往往限于个人之力，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的个人考察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诸如玉器、铜器、人面像等等。而作为一个整体，三星堆古城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尚需深入探讨。作为三星堆文化的核心之一，一、二号祭祀坑的性质，尚若明若暗，需要我们大力加以研究。

此外，三星堆文化是殷商文明的一部分，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把三星堆文化放在中华文明演进史和世界其他文明中进行考察，也是我们以后应予以加强的。

三星堆文化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艺术以及冶金、矿物、环境等人文和社会学等诸多方面。我们今后的研究，应吸引和动员更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家参加进来，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把深邃的三星堆文化科学地展示给世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度全面复兴作出贡献。

自来新学问之起，大多由于新发现。[illegible] 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兴起了甲骨学和中国田野考古学。而 [illegible] 多年前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蜀学研究的热潮，并逐步走向世界。三星堆这座璀璨的“地下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我们感谢四川省、广汉市的有关领导和四川省的考古学者，在三星堆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投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三星堆不仅是四川和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在研究和保护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我们希望，今后制定必要的法规和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把遗址保护好，再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把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三星在天”，让三星堆文明永远在世界文明史上放出灿烂的光彩！

感谢国内外学者千辛万苦为学术和友谊而来，各位学者对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致以诚挚的感谢！祝大家旅途愉快！身体健康！

我们感谢四川省、广汉市以及各协办单位的支持和通力合作，特别是三星堆博物馆和省博物馆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慰问，各位辛苦了！

我们还感谢金泰宾馆的领导和全体员工，各位出色的服务，使海内外学者宾至如归，各位大方、亲切、热情而周到的工作，给海内外学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本次会议的议程，均已圆满完成。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会议，将给各位学者和海内外学术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在我宣布：“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

谢谢！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发现始末及其重大意义

肖先进

据清乾隆《汉州志》载："汉州，《禹贡》梁州之域，古蜀国地也，商周因之。秦惠王九年伐蜀，置蜀郡。汉高帝六年分蜀地置广汉郡于乘乡，领十三县，广汉名始此。"文中只提及广汉是古蜀国地，究竟属什么性质，则无记载。清嘉庆《汉州志·形势志》中载："广汉名区，雒城旧址。连岭矗矗以蔚霞，沱江翩翩而翔雁。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泮月三星。南邻省会，民物殷繁，北拱神京，轮裳络绎。"其《山川志》中记："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可见广汉"三星"已久有其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记载西南地区古代史的《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他们立国称王的地点均不清楚，只说"鱼凫田于湔山"，即田猎于灌县境内。又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瞿上"又在何处？西汉时，四川著名文学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中，有几代蜀王之名，并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也没有这三代蜀王立国的地址。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蜀道难》诗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那么，神秘的古蜀国立国之地究竟在何方何处呢？

一摇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发现

广汉地处川西平原东北部，属龙泉山脉西麓，为沱江冲击平原地带，属都江堰灌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实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腹心。公元 [illegible] 春的一天，家住广汉中兴场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同儿子扛起锄头淘沟底，淘着淘着，突然发现了玉石器，有大小石环、玉刀等。燕道诚虽然家居农村，但有一定文化，早年在县衙作过事，当地人称"燕师爷"。燕道诚一看这些玉石器，知道出了"宝物"，怕张扬出去遭到抢劫，于是不动声色，原地掩埋，等到夜深人静，才和全家人一起连夜挖掘，清出了各类玉石器 [illegible] 件之多。据燕道诚的孙子燕明良回忆，他祖父说：坑中最先是石璧，大小二十余件，依次平铺在土坑上部和竖放两侧。石璧取出后，是形式多样的玉石器，有玉璋、玉琮、玉瑗、玉环、石凿、石斧等，还有不少绿松石珠。虽然燕道诚不让家人外传，但是他淘沟挖宝的事情还是在当地传开了。在出土玉石器的地方，经常有人来往，间或要燕道诚送上一两件石器、陶器。

当时住广汉大北街圣公会福音堂的董宜笃牧师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illegible] 年偕夫人到广汉圣公会传教。[illegible] 年春，他听说中兴场月亮湾燕家挖出了玉石器，就去找他的信徒陶凯

出面收集。陶凯又名陶宗伯，当时在广汉驻军陈旅长部下任团长，答应了董牧师的要求后，就向燕道诚借去 缘件玉石器。董宜笃一看，非同凡品，便立刻带去成都找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教授当即断定为商周遗物，并于当年 远月，约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一道同董宜笃到广汉，找陶凯团长带上警卫人员协助下乡到出土玉石器的月亮湾现场考察。燕道诚听说玉石器很古老，对考古研究很重要，又把另外的玉戈和大石璧送给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这样一来，引起了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的高度重视，他想找到更多的类似器物，了解玉石器出土情况，决定到现场作一次考古发掘。员怨猿缘年秋，葛维汉到省教育厅办理了考古发掘执照，在广汉县政府办理了去中兴场月亮湾发掘的批准手续。员怨猿缘年 猿月 员日，葛维汉和副馆长林名均到广汉月亮湾安排发掘工作时，发现已有人抢先在当地挖掘，便向罗乃璠县长说明群众乱挖遗址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罗县长当即下令禁止，商定以县政府名义主持发掘，邀请葛维汉进入现场作技术指导。为了防止土匪抢劫，罗县长还派了 愿园多名士兵到现场保护。

葛维汉在他写的 《广汉发掘简报》 中说：“据当地文献记载，在明代也有出土，而且每年都从沟里清理出破损的器物。”可能是葛维汉等人当时查阅过明代 《汉州志》，可惜按现存最早的清乾隆 《汉州志》 记载，早年确实有 《广汉图经》 和明嘉靖编修的 《汉州志》，但今已全部散失，明代出土情况已无从查考。因此，我们也只能以 员怨圆怨年燕家淘水沟的偶然发现，作为这一古遗址的最早发现，以 员怨猿缘年华西大学地质学家戴谦和到月亮湾考古调查为最早的一次遗址调查。

员怨猿缘年 猿月 员远日，该遗址最早的一次考古发掘开始了。首先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发掘清理，按基准线挖一条长 源园英尺、宽 缘英尺的探沟，挖去扰土层发现不少残陶片等。在扰土下的一深坑中，又发现了不少玉石器残件和陶器残片，出土了近百件石璧残片和石戈、玉戈及 员缘件绿松石、玉珠以及 愿园余件薄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小玉片。另外，在沟的南北两侧，挖同样长宽的探沟两个，在一至四、五尺深处就发现了文化层，清理出各类残陶片 员园园余件，还有石器、石璧残片，以及有 猿枚小孔石珠和 猿片薄玉片等。随后又在探沟西北 缘园英尺及南边 员园园英尺处挖了三个探坑，每处距地表很浅就发现了文化层堆积，清理出部分同类形的器物。这次发掘沟底和溪岸共 员愿平方米，出土采集了 近园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 圆园件，琬圭、石珠 员园余件，琮 猿件，玉瑗、玉璧数 员园件，小玉块 愿园余件，还有 猿件石斧，员件石锥，圆件石刀，圆件石杵，缘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出土器物全部送县政府，经罗县长过目后，转送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华西大学办成华西医科大学后，川大博物馆吸收保存的“广汉太平场遗物”（当时真武村属太平场辖区），即是这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

当时葛维汉将这次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于 员怨圆愿年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陶器纹饰比较，发现有相同之处；与瑞典学者安特生 员怨员员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出土的石斧、石凿、石璧、三足陶器等相对照，也有相似之处；与奉天沙锅 （今辽宁锦州地区） 出土器物对比，上限均属新石器时代。同时，葛维汉提出“广汉文化”的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在公元前 员园园园年。员怨猿远年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 发表了他写的 《广汉发掘简报》。员怨猿圆年 《说文月刊》 也发表了林名均所写的 《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员怨猿远年 《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 还出版了英国剑桥大学郑德坤所写的 《四川古代文化史》 中的 《广汉文化》 专章。员怨缘苑年和 员怨愿园年，英国剑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郑德坤考古论文集中，都专章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出土文物照片。员怨猿怨年 苑月 怨日，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说：“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

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作为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不仅在当时轰动国内学术界，其发掘情况不胫而走，早已传扬到国外。

这些器物的出土，显示了三星堆古遗址文化丰富的情况。但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这就是三星堆第二个重要发现。

二摇三星堆大遗址及古城的发现和发掘

1964 年，宝成铁路（原天成铁路）开工后，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担任铁路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就同王家祐到广汉作过考古调查。1965 年，省文管会田野组又陆续在三星堆月亮湾调查。王家祐、江甸潮来广汉中兴乡马牧河一带调查后，《考古通讯》第 5 期发表了他们所写的《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提出了月亮湾、三星堆都有古文化遗址，并指出“该遗址可能是制造玉石器的场所”。1966 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选了三个点。发掘 1 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残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开始发现房址、建筑基址等。据参加这次发掘负责人之一的马继贤老师所写的《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中说，他参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分析月亮湾一期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时代大体相当，月亮湾二期与三星堆三、四期同时，属三星堆文化晚期。当时指导这次发掘的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与童恩正合著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中说：“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坊的产物。”1976 年春，当地农民在距原发现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远处又发现一坑玉石器。1980 年，真武村二队社员罗雄保等人在梭子田改土，也发现一坑磨石，大小数十件。真武村四队社员余洪昌等在挖沼气池中也发现石斧等器物。真武村三队社员燕开建等也发现残石璧及红烧土块。涨水季节，燕明良等在鸭子河边，还拾得陶盉、陶豆等陶器残件。三星乡仁胜村一队社员张古荣、张古润还先后在鸭子河边拾得玉凿、瑁圭、青铜虎等。后经考古调查，发现三星乡的仁胜村、大埝村的田间耕地随处都发现残陶片，从而确定遗址的范围约在 5 平方公里以上。

1976 年，真武村砖厂在遗址内的陈家梁子取土，在梁埂上挖出不少残陶片，省考古所同广汉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开始怀疑土梁埂可能是人工堆积，广汉文物干部敖天昭和省考古所陈德安同志一道，要求砖厂停止在土梁埂上取土。后来，在该梁埂北二支渠旁的马屁股梁子断面上发现土梁埂底部被压着丰富的文化层。1980 年 10 月，省考古所赵殿增副主任到真武村土梁埂上考察后，与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同志商定，在该梁埂中段挖个探坑，发现梁埂内部的填土包含有陶片、红烧土块等物，由此而证明这些土梁埂并不是自然堆积，而是人工建造起防御作用的“土城墙”。1981 年春，考古队在三星堆一段约二百米长的土梁埂断面上试掘，发现叠压在三星堆一期文化层上的土梁埂也是人工夯筑的，按其位置应是一段南城墙，西边戴家梁子长约六百米，这样，东、南、西三面有城墙，北边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屏障，应是一座商代早期的古城，范围在 2 平方公里以上。1982 年春和 1983 年冬，考古队在东、西城墙选点发掘，了解到三星堆古城墙外都有城壕，城墙填土是从城壕中挖取的，城墙的横断面呈梯形，墙基宽 40 米，顶部宽 4 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逐层填土平夯，两腰经铲削修整后，用木棒拍打，内外侧墙分段夯筑而成。主城墙局部还发现由约长 3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5 厘米的土坯砖分段砌筑。筑城使用土坯砖，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最早的实物例证之一。商代早

期的这种城墙建筑结构，在世界文明起源的时代也是罕见的。[illegible]年冬，省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南边，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龙背”的地段选点发掘，发现“龙背”也是这座古城的城墙建筑，按其位置应是这座古城最南边的南城墙。这样，三星堆古城总面积达 [illegible]平方公里以上，比河南郑州商城大，居全国商代名城之首。这座古城的性质，虽然早已有学者推断是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邑所在地，但 [illegible]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出土，才更加确切地做出了回答。

三摇彪炳千秋的蜀国古都文化

[illegible]年，“三星堆”旁的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了三千多年的地下宝库突然地打开，好似“阿里巴巴宝藏”的神话的再现。

[illegible]年的春天，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省考古研究所同广汉联合在三星堆遗址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分三个发掘区布方，考古工作人员和参加发掘的民工，在短短三个多月中，发掘 [illegible]米的探方 [illegible]个，总面积达 [illegible]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的达 [illegible]米以上，早晚地层堆积最多的可分 [illegible]层，其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以作为古蜀文化的分期标尺。这次出土有房址、灰坑及各类玉石器、陶用具、陶雕塑品，如猪、牛、羊、虎、蛙、石人雕像及雕花漆木器等。在这次田野发掘结束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在距二号发掘区二十多米远的地方，砖厂取土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距地表约 [illegible]米深的地方，挖出了玉戈、玉璋。闻讯后，驻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考古队领队陈德安随即赶至现场，动员民工上交了出土文物，并及时安排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清完文化层，在生土层上发现长方形的五花土，尔后，一个长 [illegible]米，宽 [illegible]米的土坑显露出来。清除坑内夯土层后，经火烧过的骨灰渣、陶尖底器、铜戈、铜瑗、玉石器残块便陆续出土了。随着发掘清理不断深入，铜龙虎尊、铜盘等器物相继出土，出乎意料之外的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也不断出现。[illegible]日凌晨 [illegible]点，突然间，金杖局部在土坑中部耀眼而出，考古队员无不欣喜若狂。广汉方面立即通知公安局派出武装民警到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保护。先后清出了青铜人头 [illegible]个，还有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玉戈、玉璋、玉凿、玉斧、玉瑗等器物 [illegible]多件。金器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块等。清完坑内四百多件器物不到 [illegible]个月，二号坑的一角又被砖厂取土民工发现了。刨开土一看，绿荫荫的铜眼、鼻孔出现了，青铜罍的口沿也现了出来。由于砖厂民工在一号坑见过这类器物，意识到又是一坑“宝物”，便立即报告了考古队。经过抢救发掘清理，第二号坑比第一坑的器物还要多。清完填土，一个长 [illegible]米、宽 [illegible]米的土坑中铺满了 [illegible]多根象牙，下面满满一坑铜器、玉器等：有青铜大立人像、人面像、铜兽面、大小眼形器、眼泡、尊、罍、戈、瑗、鸡、鸟、龙、蛇、铜神树、太阳形器、玉戈、玉璋、玉璧、玉瑗、玉管、玉珠、金叶、金璋、金面罩等 [illegible]多件，还有大量海贝数千件。这一大批器物制作精湛，神秘怪诞，充分展示了三千年前的古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显示出三星堆古城确实是古代蜀国的国都，是世界文化艺术之都。那连座 [illegible]米高的青铜立人像，多数学者认为是古代蜀国的国王兼神巫之长，[illegible]米长的金杖上有精致的鱼、鸟、人面纹图案，证明它就是蜀王鱼凫时代的权杖。这些都说明鱼凫氏族曾经在这里建都立国。

三星堆从古文化遗址到古城、古国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有三。首先，它证明了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虽然不详，但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史事。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关蜀文化的史料，有很多都可以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诠释和补充。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发现，确凿无疑

地证实了早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在三星堆繁衍生息。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雄辩地证明商代晚期古代蜀国已发展到繁荣鼎盛时期。《华阳国志》中说的“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瞿上在今何处，也可以理解了。总之，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的发现，以及众多珍贵文物的出土，已经可以破译不少古史记载的不解之谜。

第二，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空白，同时，确切地证明了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三星堆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起源。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的陶器，无论器形和纹饰上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二期文化遗存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等一组典型器物，进一步展示出古蜀地区的文化面貌，三期文化遗存中出现更多的典型器物，如三袋足炊器、觚形器、大敞口小平底的尊形器等，与中原文化判然有别；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更是奇花独放，与中原文化的青铜器相比较，在风格上迥然不同，那种神秘的思维构想，大胆地艺术夸张，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意识形态。三星堆的重大发现，确切地证明这里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地区文明的古蜀文明的生长点。

第三，三星堆青铜文化瑰宝的重大发现，显示了世界文明在东方的盛况。1987年，英国《独立报》载：“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专家杰西卡·罗森认为：“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目前三星堆文物已先后到香港、台湾等地区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丹麦、日本等国家展出，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三星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末周初，上下两千年，属土生土长的古蜀文明，富有极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三星堆遗址内的古城、古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的川西平原，但早在三千年前就在对外开放。从三星堆海贝来源分析，古代蜀国就已经在四周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通往西亚和南亚诸国的曲折通道，促进了蜀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带来了古蜀国的兴旺发达。三星堆文化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也有显著的复合型文化因素。正是由于吸收了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并加以融合、改造，才形成了如此光辉璀璨、博大精深的三星堆古蜀文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